

天空下的巴黎

——悼施蘭芳女士

賈絲汀

三十年前，三個法國人帶著法蘭西的浪漫精神，在他們最青春璀璨的歲月，義無反顧地攜手來到台灣落戶安居，也都取了道地的中國名字：魏延年（René Viénet）；畢安生（Jacques Picoux）；施蘭芳（Françoise Zylberberg，老友都喚她Zyl）。留著落腮鬍的魏延年成了中法經貿橋樑，籌備並創立法國駐台經貿辦事處；畢安生與施蘭芳則肩負在台播育法國文化的任務，長年在台大擔任教職，教授台大學子法文並策劃主持華視「Salut les copains 伙伴們來學法文教學節目」，引導台灣民眾進入法國的文化殿堂。

Zyl一直都是留者五公分的短辮髮，戴著圓框玳瑁眼鏡，文人雅士風範；年輕時候的Zyl非常俏麗，上過多次法國時尚雜誌封面，在巴黎塞納河的聖路易島附近有自己安適的窩。好友畢安生除了台大的教學身份之外，也是個藝術家，以克林姆的華麗拼貼藝術為創作風格，畢安生好幾幅作品，都是以在巴黎塞納河為背景，將Zyl及她的窩與貓，炫麗斑斕地細緻拼貼入畫。來到台灣後，除了教學，他們熱情的尋找台灣在地的民俗原素：Zyl成立了信鴿郵卡，台灣風景、人物、建築、四季水果、琳瑯滿目的民俗文物及故宮典藏經典，都成了信鴿郵卡的主角；絕不呆板地以四方郵卡為限，每一張信鴿郵卡，都以實物的圖型剪切，讓台灣的水果以垂涎欲滴之姿飄揚過海，以稀有的典藏文物帶動國外人士對東方文化的傾慕。

由台大、信鴿郵卡到信鴿法國書店，多年來Zyl一直扛著多份工作，知交好友也都是工作上非常拼搏的人，偶爾的相聚，經常是我到洪麗芬Sophie永康街的工作室會合之後，由Sophie開著綠色典雅的Jaquar再去接Zyl；到了Zyl的書屋，常常看到Zyl埋在電腦裏鉅細靡遺地在管理書屋裏疊疊落落的書本，那些書本蘊藏豐富的文化能量，對於Zyl來說，是她在台灣戮力編織的法國文化魂魄，是一種渾厚的愛與精神給予。信鴿法國書店是一座讓Zyl傾其所有，賣了兩間房子，還有投入自己台大薪水，來費心堆砌的法蘭西文化城堡。回顧信鴿法國書店這幾年所辦的文化活動，皆是巧心獨具，Zyl是個出手不凡的法國文化民間使者，具備獨特的文化觀察力與豐沛法國文化人脈，Zyl得以熱力奔放地將巴黎文化以「流動的盛筵」的方式，一道道地在台北的伊通巷弄誠意端出，每個周末下午在書屋進行的讀書會更是長時間地凝聚中法閱讀同好。

有幾年的時間Zyl僕僕風塵多次回到法國故鄉，簽下百來家法國美術館/博物館的出版品、文物複製、做製品及藝術紀念品的台灣代理權。她勇氣十足地扛起將法國的典藏藝術文物推廣到東方的大任，讓東方人也有機緣欣賞並擁有這些複製文物，得以讓法國藝術走進東方的普羅家庭；想像Zyl像浪漫的騎士出發，走遍法國各大小美術館、博物館；勇氣十足的陳述自己的文化理念，表達自己專業知識具足又有運營方法，取得這些

知名博物館美術館的信任與委託。她曾在台北美術館設置了第一個法國文物櫥窗長達五年；Zyl以一位台大的授薪老師要運營與持續拓展，她心焦力黜的時刻，賴著駱駝牌香煙，讓她在尼古丁的雲霧中，穿上騎士盔甲，以自己的意志力繼續鋪墊法蘭西與東方的文化步道。

浪漫的騎士精神，捨我其誰的勇氣，讓她的生命太早隕落了；走得太快了，我們這些朋友們

心裏真是沒了譜；Sophie在信鴿法國書店接受法國通訊採訪，宣告才剛獲得法國法國藝術暨文學騎士勳章的Françoise Zylberberg施蘭芳老師離開人世，但是施蘭芳老師的志業信鴿郵卡與信鴿法國書店，在施老師多年傾力打造下，基業穩固，核心的同仁及文化摯友都會竭心地承續Zyl的文化志業，宏揚施老師法國藝術文化的騎士精神。

瑞典五朔節慶典

sista april（四月最後一天）——valborgsmässoafton五朔節前夕，是瑞典古老的傳統節日，這一天人們燃起盛大的篝火，送走陰暗的冬天，驅趕惡靈，並且慶祝夏天即將來臨。

在Uppsala，這天更被發揚光大為年度學生慶典。市區泛舟比賽，大型烤肉活動、演唱會、象徵年輕學子畢業的揮帽式、人聲合唱、篝火等，遊客簡直是環城大遊行。

Sista april的重頭戲是Forsränning（泛舟），活動傳統始於1975年，由學生運用技術與知識建造可以通過激流的船隻，久而久之更成了大家展現創意，比船隻的造型及趣味性的盛大活動。泛舟不像划龍舟比快，而是有趣、搞怪充滿年輕人活力的傳統。泛舟的河道裡有不少落差，用保麗龍跟簡易木材拼湊成的船，得順利地駛過落差又不解體，那才算過關。兩岸成千上萬的觀眾與船員互動，且各隊間在漂船過程也趣味競爭，互丟水球干擾，使得比賽趣味橫生。



今年為了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台灣學生特地以台灣原住民主題設計了一條顯眼亮麗隊的保麗龍船參賽，以紅黑白三色以及圖騰繪製而成的船，在眾船之間也因為造型獨特而引來大家的注目。要順利抵達終點，可不是件易事，今年台灣學生隊在眾人歡呼中出發，歷經激流、岸邊孩子水槍攻擊、水球攻擊以及翻船，再不屈不撓地把船翻回來。船槳飛了、眼鏡沉了、連船上的裝飾也沖得支離破碎，但台灣健兒們還是安然地把船身駛向終點，在4度的水溫中濕答答、皮皮挫地榮歸！

（文／林貴寶）